

抢先看 Look

在《他们最幸福》中大冰讲述了其间的故事。封面折页上是如此介绍这位70后作者的：“混迹西藏多年，算第三代西藏拉漂的代表人物之一。在丽江开过多年酒吧，是公认的丽江资深传奇人士。”拉漂和丽江混混，正是他和他的江湖兄弟们最鲜明的标签。



拉漂的幸福 我们是不停生长的孩子

英国哲人罗素说：“参差多态乃幸福的本源。”用这句箴言打量当下，发现我们的状态是单一的：读好书，找好工作，买好车好房子，结婚生子，一切围绕“成功”转。但成功难道只有一种吗？大冰的《他们最幸福》回答：不。他记录了两个边缘群体——“拉漂”和“丽江混混”的人生历程。

文 | 唐骋华 图 | 资料

拉漂简史

“拉萨通火车以后，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‘拉漂’了。”面对记者，大冰用一种“往事如烟”的语调说道。随即，他将话题转到云南丽江，称那地方如今有三类人：当地人、常住民和旅客。其中，常住民又分为“丽江混混”和新来者——区别在居住时间，“没住过十年以上，不敢自称混混。”

大冰进藏是在2003年，从时间上看，不算太早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因既具备城市生活必需的物质，又保持了历史文化的完整性，就有人陆续从内地移居拉萨。

“第一代拉漂”以画家、作家为主，有于小冬、裴庄欣、冯丽（皮皮）、马原、巴荒、马丽华等。画家于小冬后来这样描述其生存状态：“20世纪80年代，我们那一帮大学生怀着理想，聚集在西藏。西藏这个云层那边的高山究竟有什么理想，我们究竟能实现什么，并不是太清楚。但只要是远方，只要是拉萨那么一个地方就够了，活得纯粹而精神化。”

1990年代起，第一代拉漂相继外调，出国，技术人员、流浪歌手、背包客等随之兴起，拉萨的文化氛围微妙地变化着。待大冰进藏，已经是“第三代拉漂”了。

第三代都有些什么人？“神人，来自全国各地的神人。”大冰说。有民谣歌手，有云游诗人，有酒徒，有户外高手，有追求信仰的，有被公司派来开拓市场的，也有写手，如《成都，今夜请将我遗忘》作者慕容雪村就曾隐居此地好些年。

他们的共同爱好是晒太阳，为此组织了“阳阳生产队”，将第三代拉漂尽皆网罗，“包括港澳台地区，以及不少来自北欧和南非的洋奇葩。”每天中午，队员们跑到大昭寺门口享日光浴，喝青稞啤酒——据说这得到了寺院方的默许，其原因，大冰归结为“咱都是好人”。若干年后，拉漂们聚集而坐的那面墙被唤作“艳遇墙”而闻名全国。

“其实那时候哪有什么艳遇，都是导游和旅客改的！”大冰说，“十年前的拉萨远没有现在热门，买布达拉宫门票不用早起排长队，东措青旅刚起步，平措康桑还没开张，仙足岛还不到三家客栈，宇拓路午夜十块钱的烤羊蹄可以吃饱吃撑……”

大冰的身份是流浪歌手，每天晒完太阳，抱起把吉他到藏医院路口“卖唱挣银子”。竞争者除了同行，还有安多喇嘛。“他们念经，我们唱歌，有时候较劲，每当有人给我们一块钱：大德们会忽然加快念经速度，我们呢，就换一首更快的歌。”相处久了，大家成为朋友。

大冰的搭档里有2010年“快男”20强选手赵雷，凭《南方姑娘》成名。他们还合伙在拉萨开了家“浮游吧”。由于缺钱，地板原料是从近郊找来的，内部装修则全靠大冰的老手艺——他学油画出身。

浮游吧早已倒闭，但怀念者甚众。“它记录了在产业结构翻天覆地变化之前，拉漂们简单快乐的状态。”2006年7月拉萨开通火车，蜂拥而至的游客稀释了拉漂给这座城市烙下的印记。2008年春天，最后的拉漂离开高原，阳阳生产队瓦解。

丽江混混

所幸大冰另有立足点，丽江。说起来，对这座云南古城他更有发言权，因为他停驻此地比进藏还要早三年。

2000年，大冰来到了丽江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刚把丽江列入“世界文化遗产城市”，古城热闹初显，却仍淳朴。每天，他都在四方街旁、小石桥边卖唱，搭档是如今的“丽江鼓王”大松。“两个人叮叮咚咚敲鼓，唱些奇奇怪怪的歌，从下午玩到黄昏。”有时候，野孩子乐队的张佳加入，他弹一手动听的冬不拉。

“这才叫流浪歌手，基本上唱原创。”大冰笑言，他们绝对不会给游客递上歌本说：“大哥，点首歌吧，来，我先给你唱个《最炫民族风》。”

但作为现象，流浪歌手本身值得再多说两句。由于和流行风格迥异，他们的作品很难被纳入唱片工业，21世纪初网络渠道也不发达，为生存，有一部分人遂背起行囊边走边唱。渐渐的，流浪歌手们汇聚到丽江和拉萨，这是有原因的。“这两座城市是为数不多的出气孔，就是说，它们包容个性化生存，你可以自由选择，过你所主张的生活。”

大冰是丽江第一个自制唱片的人，歌曲原创，封套用牛皮纸手工糊的，封面手绘。其他歌手纷纷效仿，“卖原创碟片”成为丽江一景。



“那个辰光的丽江是美好的地方，兼容并包，友善且和睦。”幸好，他们还有一些地盘，待在自己的丽江，不管外面的喧嚣。

越来越多的人跑来“出气孔”：退伍老兵，机场的机电工程师，民谣神童，辞职的公务员……大冰自己开的酒吧“大冰的小屋”里也搜罗了一大票奇人：“厨师会打鼓，扫地的小妹会唱爵士，吧台收银员是散文作家，吧台总管曾是学校教导主任，驻唱歌手则是支教老师……”他们因各种原因前来，住了十多年，自成一个名为“丽江混混”的圈子。

说起丽江混混和后来者最大的不同，却并非“纯粹”。相反，大冰说他们卖唱、卖碟、开酒吧、开客栈，什么都干，“就像你们生活在上海一样。”大多数混混也不会和大城市彻底隔绝，像大冰，就长期在山东卫视做主持人。“我们跟那些辞了职跑到丽江或拉萨开酒吧、开客栈的还不一样，我们不走极端。”

当然，丽江的环境已翻天覆地，在大冰等人看来，它早已变了味。“为了拉客，酒吧都往死里拼音量。没人是来消费音乐的，音乐在丽江的酒吧街不过是一块块桌布，用来铺上各色洋酒、各种杯盏，以及各种黑丝大腿和各种装、各种吹牛。”

大冰常常想起街头卖唱的岁月。那时候他和大松打鼓，另一个兄弟大军弹琴，大家轮流当主唱。听众里三层外三层，每唱完一首歌都喝彩。偶尔，人群中会出现漂亮姑娘，琴盒里会出现百元大钞，不时有人递来两瓶啤酒说：“兄弟，唱得好着呢，喝口酒润润嗓子。”